



[美]兰登·琼斯 著 贾璐美 等译

美国 坎坷的一代

——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国坎坷的一代

——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

〔美〕 兰登·琼斯 著
贾蔼美 纪胆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89

Landon Y. Jones
GREAT EXPECTATIONS:
America and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
Ballatine Books, 1986

根据美国巴兰坦图书公司1986年版译出。

美国坎坷的一代
——生育高潮后的美国社会

〔美〕兰登·琼斯 著

贾蔼美 纪胆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牛栏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 9.75 印张 217 千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500

ISBN 7-80050-087-X/G·15 定价：3.60 元

导 言

怪蛇腹中的猪

本书介绍了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这代人给世界带来了摇滚乐，给他们父母带来了录相机。这是吃着微波炉烤的食物和巧克力糖长大的一代。这是出生于1946年至1964年拥有7,600万人口的战后一代。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不平凡的一代，并将开始成为我们社会变革的火车头。

人口学家使用了“怪蛇腹中的猪”这一引人注目的比喻来形容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人的形成，因为它在增长着的各年龄群中艰难地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膨大的巨块虽然将被吸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猪或蛇都会感到相当难受。这一代人在他们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由于他们的出现而改变这一阶段的特征，并迫使全国对他们的需要和问题予以特别的重视。请看我们在各个时期赋予生育高峰一代的各种名称吧：战时婴儿、斯帕克^①婴儿、人造卫星一代、百事可乐一代、摇滚乐一代、新一代、爱的一代、越战一代、唯我一代、嬉皮士一代。因为他们是一个活的目标，所以名称也在不断变化。在不同阶段，他们具有不同特点并出现不同的问题。这些名称最确切地反映了生育高峰一代继续在支配

① 指在本杰明·斯波克医生的《育婴知识》指导下养育长大的婴儿。
这本书1946年出版后销售2,400万册。——译者

着我们国家的生活。

使大多数生育高峰一代更为烦恼的是他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景象似乎与他们生活中的经济现实毫无联系，而他们却因此受到毫不留情的批评。这些拥有阿迪达斯，阿普利卡斯和阿基塔斯^①商品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怎么有钱能住进这些合作式公寓并去坎昆度假？麦迪逊大街^②对雅皮士财富的固定看法，尽管是指一部分人，但似乎也有些恶作剧。

当这一代人离开家庭时，他们以为可以生活得比他们的父母更好。但是他们却遇到了11年的所谓匮乏时期（1973—1984年），石油价格上涨和生产下降的双重打击，使家庭收入处于停顿状态。这对初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职工冲击更大，而他们都是生育高峰时期的产儿。1986年公布的一份国会报告表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收入在1949—1973年间增长了1倍。但是在1973年后，当生育高峰一代开始他们的生涯时，实际上收入却下降了。换句话说，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人们走出家门后很快就能使生活水平提高到和原来的家庭一样。到30岁时，他所挣的工资已经比离家时父亲的工资超出三分之一。但是到1986年，30岁的男人所挣的钱，在通货膨胀以后，却比离家时父亲的工资少10%。这使生育高峰一代感到要实现他们的美国梦——有一所房子，积蓄足够的钱购买所需的東西和送子女上大学——要比他们的父母困难得多。

他们又如何对待这些呢？他们向父母借款，推迟结婚和生儿育女。他们拿回双份工资。这代人中年齡大一些的在

① 名牌商品——译者

② 在纽约市，是美国的广告业中心。——译者

1980年以前已经买下了第一所房子，因此他们遇到的住房危机没有年轻人那么严重。1980年前家庭购买房屋的抵押款平均每月为450美元，而1980年以后购买的则为800美元。

结果使生育高峰一代人在实际上被分为两个部分，他们收入不同，命运不同，前途不同。年长的一批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许多欢乐。他们现在虽然有些清醒，但却是理想主义者。另一半较年轻的大体上出生于1955年以后，在住房和就业方面都被他们的哥哥姐姐们排挤在外，接着又遇到美国经济停滞。他们刚出中学校门就赶上实际工资停止增长。他们不再像年长的一批那样期待着管理国家，而是怀疑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买得起房子，甚至怀疑在退休后生活是否有保障。

下一步怎么办？虽然早先有这些问题，但他们的未来并不可怕。相反，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生育高峰一代能把他们年轻时候的许多问题抛在后面。在今后10年中，生育高峰一代将进入35—44岁，这一年龄组的人口将急剧增加，从而会使我们社会中本来宁静的中年生活变得最富于活力。这将使我们成为一个中年人的国家。1979年我国的平均年龄越过了30岁以后，再也不会下降了。到本世纪末平均年龄将上升至36岁，2030年将达到41岁。今年21岁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年时21岁的人数（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这样说是因为2000年达到21岁的人已经降生了）。

这里唯一的难题是前辈们的经验对生育高峰的一代人没有指导意义。未来的35—40岁的人不仅数量更大并且也属于生育高峰一代，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带着自己的一套东西——与先前任何一代人都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念和愿望进入中年。所以，判断未来的最好办法是对生育高峰一代的这套东西的

内容进行分析。它们是：

人数庞大 从华盛顿到伍德斯托克^①，从波士顿到伯克利，从安阿伯到奥斯汀，生育高峰一代真正显示出来的是他们的数量。实际去伍德斯托克的不到50万人，但是后来声称去过那里的人数却多1倍，而自己想像去过的人则多2倍。生育高峰一代由于人数众多而显得举足轻重，成了事件的中心，成了一股本身就足以产生傲气的力量。到1990年，美国25—44岁的人将占到三分之一。这就是说，中青年将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 and 影响。

教育 这一代人受的教育最多。他们中上大学的人数超过他们父母的1倍，超过他们祖父母的2倍。1985年，25—34岁的男人中有25%读完4年大学。然而仅1984级的大学毕业生一年就高达96.9万。生育高峰一代将永远是受教育最多的一代。教育意味着他们的消费方式更复杂，更习惯于从理性出发，通过比较作出决定，而较少盲目崇拜名牌。他们多半重视既省钱而质量又好的商品。

假想的富足 生育高峰一代中有许多人认为，适当的生活水平应定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水平上。回想起来，我认为这对他们的心理安宁不利。60年代的10年动荡在美国算不上是异常现象，和30年代甚至20年代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真正异常的倒是50年代那种过分的安定和繁荣。实际收入上升，犯罪率下降，家庭稳定。妇女们认为，她们的任务是在家养育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确实了不起，他们健康，受到良好教育，确信自己非同一般。我们满怀信心地告诉他

① 纽约一小镇，1969年曾在此举行夏季摇滚音乐节，有数十万青年蜂拥而至。——译者

们，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他们也相信这点。这些年代的人将永远受其影响。

特殊感 生育高潮一代普遍有着共同的经历，即他们感到与其它时代的人不同。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一生中所经历的那种“为了出售”的感觉。他们相信产品可以并且确实应该按照他们每个人的选择去生产。他们不是以自己拥有什么而是以自己选择什么来显示自己的身份。他们的鉴赏能力与个性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以所买的东西，而是以待客的方式，提供的食品，以及喜爱的酒类，显出与众不同。你所作的选择反映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寻求真实 生育高峰一代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品——不加虚饰的，真正的，直接的、诚实的，实在的东西，如低焦油烟、无咖啡因苏打水，外国汽车和低度啤酒。在今后的年代里他们将开车去莱维敦^①，并且将不辞辛苦地把所购房外面由父母们多年前安装的铝壁板拆掉。

新观念 丹尼尔·杨克洛维奇^②指出，生育高峰一代接受了父辈们的物质要求，却没有掌握他们为实现物质要求所采取的方法。在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中，他们以没有必要为理由否定了父辈的牺牲和克制的伦理观念——而现在，在一个相对匮乏的社会中，他们似乎不能够或不愿意回到旧的伦理观念中去。

怀旧情绪 在本书第十八章中提到的生育高峰一代过早地滋长怀旧情绪，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影片《冷热病》^③等在

① 纽约州长岛用莱维特方式(以预制配构件建造小型住宅)造成的住宅区——译者

② 社会学家，公众舆论分析家。——译者

③ 一部反映60年代激进大学生回到社会的电影。——译者

这当中起了作用，然而更为普遍的是电视广告掀起的一场运动，他们以60年代的歌曲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缺少传统家庭 生育高峰一代给婚姻和生儿育女重新下了定义，把它们看成是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们晚婚、往往不结婚、少生孩子、离婚增多。他们使常规事物多变。夫妇不生孩子无需解释（除非是有必要解释）。对他们父母的婚姻和暂时的性关系已经为大家所接受。离婚十分普遍。在已婚夫妇中，40%以离婚告终。如果说达斯坦·霍夫曼在电影《毕业生》中表现了这代人青春期的烦恼的话，那么他在《克莱默夫妇》中同样生动地表现了这代人在婚姻问题上进退两难的处境。

婚姻 生育高峰一代认为，如今不一定必须结婚。现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妇女如果到25岁尚未结婚，那么以后结婚的可能性只有50%。到30岁以后再结婚的人只占20%，35岁以后再结婚的只占5%。现在看来，出生于50年代中期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中有22%大概永远不会结婚。

离婚 在现有的婚姻中有20%至少再婚过一次。1986年年龄在40岁的全部妇女中足足有20%是已经离婚或分居的。目前已婚人中以离婚告终的占三分之二。由此而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家庭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在一家之中两次或更多次近期结婚所生的子女可能同早期结婚所生的子女住在一起。另一方面，1982年报道美国人的离婚数字20年来首次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育高峰一代过了离婚高峰的年龄。

单亲家庭 这代人中更为伤脑筋而且仍在继续发展的事是单亲家庭的出现。大约在每5个有子女的家庭中有1个由没有丈夫的母亲在支撑着，这比1970年增加1倍，比

1960年增加2倍。

有抱负的妇女 当历史学家们在下个世纪某个时期回顾这一代人时，将得到一致的结论：生育高峰一代人最值得注意的显然是其中的大批妇女。美国有4,400万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为全国成年妇女的二分之一，其中最多的是生育高峰一代的妇女。他们之中有三分之二加入了劳动队伍。这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期里，美国妇女由于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而改变了妇女原有的典型生活环境。

时尚持续时间缩短，时潮仍然瞬息万变。有些公司似乎能以创纪录的速度打入整个市场，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退出。小型计算机销售曲线可以同30年前的呼拉圈和乡村小帽的销售曲线相匹敌。网球拍和长跑鞋的销售量也曾直线上升过——然后又降下来。变化快速是生育高峰一代的生活现实。在政治候选人甚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信请看一下加利·哈特。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对美国一切所谓老的东西都应该重新考虑。生育高峰一代将改变过去老人的主要形象，即：他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现在我们的老年阶层可望相对比较健康，受过较好的教育，愿望更能得到满足。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住在疗养院，得了残疾或精神上不正常，他们可以过上充实而满意的生活。当我们明白不该低估老人的价值后，就不会再用令人害怕的言辞去描述他们。有朝一日生育高峰一代进入老年时，他们会得到青年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如果这里有什么经验，那就是生育高峰一代始终有力量解决他们所带来的问题。他们打个喷嚏我们都要害肺炎。在这代人朝着未来走去时，他们肯定会在美国生活中保持中心地位。

目 录

导 言 怪蛇腹中的猪.....	I
第一部 一支婴儿队伍.....	1
第 一 章 生育高峰诞生的一代.....	1
第 二 章 生育伦理.....	11
第 三 章 大野宴.....	30
第 四 章 从斯波克博士到人造卫星.....	40
第 五 章 横行霸道的少年时期.....	55
第二部 野蛮人的入侵.....	69
第 六 章 青年的群岛.....	69
第 七 章 越战的一代.....	81
第 八 章 通向伍德斯托克之路.....	91
第 九 章 生长在大众媒介时代的儿女.....	100
第 十 章 分数丢失的秘密.....	109
第十一章 犯罪高峰.....	119
第十二章 为什么约翰尼挣不到钱.....	128
第三部 中年时期的生育高峰一代.....	139
第十三章 罗斯的女儿们.....	139
第十四章 结婚难.....	149
第十五章 生育低潮.....	164
第十六章 当了父母的生育高峰一代.....	176
第十七章 新的消费者.....	186

第十八章	住房泡影.....	194
第十九章	怀旧情绪.....	202
第二十章	生育高峰一代的危机.....	208
第二十一章	人到三十.....	217
第二十二章	超级阶层的出现.....	227
第二十三章	使人陷入困境的35岁.....	241
第二十四章	紧缩的痛苦.....	251
第二十五章	40岁的时候.....	268
第二十六章	生育高峰的遗风.....	289

第一部

一支婴儿队伍

第一章

生育高峰诞生的一代

1946年1月1日午夜过后第一秒钟，费城一位海军机械师的妻子生下了凯思林·凯西。进入新年4秒钟后，马克·贝杰克，一位军队长号手夫妇之子，降生在芝加哥。他们两个都不是真正战后最早出生的孩子（他们在1945年8月16日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就已经成胎了）。但是根据统计，凯思林·凯西和马克·贝杰克是历史上最不寻常的生育高峰一代放射出的最早光芒。

1946年5月，恰好是对日作战胜利以后的9个月，美国出生的人口从二月份206,387人的低点一跃为233,452人。六月份又增长至242,302，到十月份出生人数猛增至339,499，并且以创纪录的速度继续增长着。在那年年底，全国到处都可以听到婴儿的啼哭声。美国共出生了340万婴儿——每9秒钟有一名婴儿诞生，达到空前高峰，比1945年增长20%。各种计量方法都显示了生育率戏剧性地上升，总人口增至1.43亿，是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多的一年。

怀孕突然成了爱国运动。有一百多万军人的妻子曾经等

待着杜鲁门总统“让士兵们回家”，而现在正和他们的丈夫为确信已经怀孕而庆贺。由于士兵实现了他们对家乡的姑娘们许下的休假诺言，结婚的人数也大大增长。1946年有220多万对新婚夫妇，是战前的1倍，打破了33年来的结婚记录。当然，离婚率也空前上升，因为有些夫妇解除了战时仓促结合的婚约。但是那并不足以阻止大量婴儿无休止地出生。在第二年（1947年）有380多万婴儿诞生，又一次打破纪录。漫画家和祖父祖母们认为，这是以快乐活泼的方式结束战争并欢笑着进入和平时期。这些士兵和他们的妻子并不知道自己在家中床上创造着最终将影响到我们国家下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人们还来不及喘口气时，大批婴儿已呱呱堕地。

人口学家对这种现象无动于衷。他们虽然同意婴儿出生率上升是突然发生的，但认为这无疑只是战后反常的调整，是满足被压抑的要求的典型事例。那些在战时推迟了婚期和生儿育女的人现在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他们论证说，从长远的趋势来看，美国的生育率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都是急剧下降的。事实上，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妇女人数还不足以取代当时已过育龄期的妇女。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在严肃地谈论关于“初期的下降”和“经济的成熟”，人们对战时关于“人种自杀”的不祥预测仍是认真对待的。有些思想家认为，他们目睹着奥斯瓦德·斯彭格勒所说的“西方的衰亡”正展现在他们的卧室。《生活》杂志不安地指出，“西方世界每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在不同程度上致力于推行“多生孩子”的政策。他们推测，到1970年，苏联达到服役年龄的男人就会超过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总和。人口统计局主任1946年说，在2000年以前，美国人口不会达到1.63

亿。

学术界对美国妇女表示担心。哈佛大学杰出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她已发现，“她必须争取得到男性的好感，否则不能自立”。由于缺乏安全感而引起的反抗情绪是“妇女中对于做母亲普遍存在矛盾心理的根本原因”。生育高峰开始后的第五年，戴维·雷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分析美国社会的特点是受外界支配，其论点部分是以假定人口已经初步下降为根据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战后初期出现的生育高峰并非短暂的插曲而只是开始，是躲在帐篷下面的骆驼的鼻子。但是平心而论，当时的历史记录完全证实了“人口静止”论者的观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仍然如此，虽然在高峰以后生育率已经下降）。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几年来美国生育率情况就看得很清楚了。

在殖民时期，美国是历史上最能生育的国家之一。平均每一个家庭的妇女能生8胎左右，而且殖民时期的平均年龄不到17岁。对农民和拓荒者来说，子女同耕犁一样不可缺少，帮手越多越好。首先注意到美国人口增长比例非同寻常的人是本杰明·雷蒙克林，他的两位母亲共生了15个孩子。然而死亡率却在下降，尤其是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更为显著。其结果是人口开始以每25年增长1倍的速度骤增。塞缪尔·约翰逊曾抱怨美国人象他们的响尾蛇一样成倍增长。美国惊人的生育率震动了一位32岁的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他引用这一情况作为他的臭名昭著的《人口论》的不容置疑的论据。这本书于1978年首次出版。在马尔萨斯看来，美国殖民地人口不加节制的增长证实了他的人类痛苦不可避免的“沮丧论”。“资本淡化”的理论认为，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

况下，人越多，人均收入就越低。亚当·史密斯已经指出，人类同其它动物一样，趋向于与生活资料成比例增长。马尔萨斯则比这个论点更进一步，发出了他的战斗呐喊：“人口如不加节制，则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

马尔萨斯理论曾经轰动一时。牧师们认为他是亵渎神灵。拜伦爵士等人讥之为马尔萨斯第十一诫（“你没有钱就不要结婚”），并谴责他把“婚姻变成数学”。其他的人害怕人类会因此而产生一场大灾难。但是这种灾难没有降临人世，因为19世纪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把“沮丧论”的忧虑一扫而光。在传统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一样，一直是很高的。但在西欧，死亡率在继续下降，而出出生率也在惊人地下降。在那个时代，避孕技术闻所未闻，计划生育还不可想像——当时只要散播此类消息就足以受到迫害和被监禁——但即便如此也已经有几百万家庭决定少生孩子，并且还很成功。

这种奇迹是如何产生的呢？似乎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力量——在人口学上相当于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男女之事上起着作用。根据50年前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正在付诸实现。它的作用就是这样。在前工业化社会里，由于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相等，因此人口增长得以控制。在现代化的最初阶段，由于食物增多，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社会对死亡率有了一定的控制，儿童死亡率下降，长寿的人增加了。于是死亡率不再同高出生率保持平衡。母亲仍然以过去一样快的速度生育，于是人口同殖民时期的美国一样突然增多了。这一阶段人口的快速增长就是人口学家称之为人口演变的第一阶段。

请记住人口增长的原因并非由于出生的人多了，而是由于死亡的人少了（就像现在的不发达国家一样）。在经济发展——人口学家称之为“无形的手”——起作用以前，人口演变并没有完成，平衡也没有恢复。当一个传统的，笃信宗教的农业社会过渡到一个现代化的，世俗的城市社会时，子女就失去了其经济价值。一个城市家庭不需要有几个孩子去收割庄稼。事实上，在城市里孩子是一种负担。他们吃的比生产的要多。而且许多家庭看到越来越多的儿童能战胜婴儿疾病而生存下来。所以他们不需要生那么多以便最后得到所希望的数量。于是，他们降低了生育率——最终是按着马尔萨斯的劝告推迟结婚年龄或者根本不结婚（1890年美国人的结婚年龄一般是26岁，比现在要晚两年）。以后，在更为先进的社会里，由于教育的普及和有了节育措施，在已婚家庭中生育率也下降了。这时，在人口学家看来，“无形的手”活跃起来并进入了欧洲人的卧室。

现在让我们回到美国的经历上来。1820年，当詹姆斯·门罗政府首次统计全国的出生率时，比例还是很高的。妇女往往生7—8个孩子，其中活下来5个。1852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博奈恩的人口学家热心地预言，到2000年，美国人口将达到7.03亿。同他的预期相反，在以后几乎100年的时间内，出生率持续地下降。到1940年，在已婚有子女的妇女中，平均每家庭略高于3个孩子。这种现象在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虽然城市出生率更是急转直下。即使南方农村的黑人出生率相对高一些，但也有类似的下降。然而，在整个这段时期内，人口仍在稳步上升，这应部分归功于来自欧洲的移民浪潮。

出生率下降得最猛的是在相对繁荣的20世纪——那些把